

茶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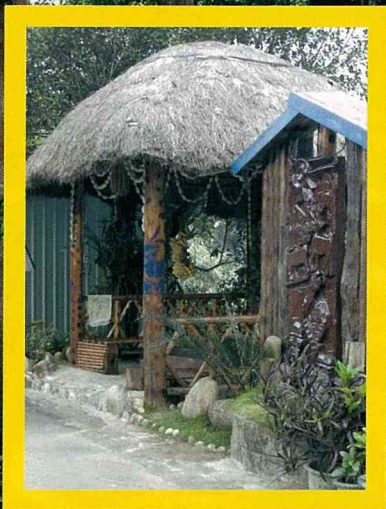
宛如世外桃源的 原住民聚落

【珈雅瑪GEA YA MA】

原意是「半山腰的平原」，
現在叫「茶山」，位於阿里山區南端，
海拔350至1700公尺；

日據時期的茶山是美麗的牧場，平坦遼闊，
綠草肥美，60%鄒族人30%漢族人10%布農族人
早已將這裡當成自己的家，
齊心齊力胼手胝足，打造屬於自己的茶山文化。

語言不分鄒語台語，能溝通就好，
膚色不分深色淺色，手能牽在一起就好，
足跡也不分新來與後到，只要方向一致就好，
無論山歌或小調，只要歌聲嘹亮就好。
美麗的茶山村，多族群共生的機制早已建立，
如果世界還有紛爭喧擾，茶山將是最後的淨土。



茶山村的茅草涼亭內，幾乎都掛有一串串的芭蕉，每家涼亭分別塗上代表自己的色彩及圖案。

撰述與攝影／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
鄉村建築與環境組
指導教授／韓選棠
研究生／徐嘉宏、鄭佩君
江季澄、王曉偉

走調的 山地建築文化

現代化洪流的省思

文圖／韓選棠·鄭佩君

走訪台灣的山地部落，看到的居民多是老人與小孩，居住環境中見到的多是顯現歲月痕跡的住宅群，或陷入現代泥沼中的鐵皮屋與鋼筋混凝土房，這些老舊傳統建築的刮痕與衰頹表達著什麼？

這些落在流行洪流中的鐵皮屋建設代表著什麼？

到底什麼讓台灣山地鄉的建築發展如此困惑，混亂的建築物取代了

原應有序發展的聚落環境，這些台灣的弱勢族群，當外來文化侵入山地鄉後，在價值天秤上也起了變化，傳統被視為衰退與落後，吊詭的流行被爭相模仿，生活與工作均現代化了，建築文化獨能置身事外嗎？

住家前庭入口的木雕，述說原住民建村的故事。



桌上佳餚，是村民山上種的與河裡撈的。

師生，協助村民在2001年進行住宅的改善與景觀的美化工程。車子到達茶山村時，已是中午十二點半，路上看不見人來人往的人潮，也看不到都市中的車水馬龍，有的是陣陣花草芬芳，夾雜著茅草香。除了慵懶地趴在馬路中央曬太陽的狗之外，視野所及，幾乎每戶門前都佇立著一座茅草涼亭，涼亭型態有方形、長方形及六角形，在一根根支撐涼亭的木柱上雕著各式各樣的圖騰，屋簷下還吊著曬乾的蝸牛殼、小米、主人精心雕飾的木雕，或是

一大串芭蕉，感覺上村民似乎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將自己的涼亭裝飾得美侖美奐，因此，每座涼亭的外型都不同之外，亭內外的打扮也都不一樣。

每個研究生都睜大眼睛，用心觀察這個世外桃源，深怕漏掉村民的精心傑作。這些涼亭雖然平凡無奇，不過在村民的精心裝扮下，亭子很有山中的野味。

這兒有一些鐵皮搭建的房子，村民沒有多餘的錢下山買材料來裝飾門面，他們卻善於運用當地的相思樹木、綠竹或桂竹，經火烤處理後被覆在鐵殼屋的牆面上。

每棟房屋的前方庭院，都豎立一個木屋造形的可愛信箱。走進村民家門前，第一個迎接我們的是聳立的木牌坊，上頭掛著一顆顆站立的鵝卵石或是粗獷的原住民雕刻，接著入口的兩旁站立的則是一株株及腰的姑婆芋，或是歡迎您到來的原住民木雕座椅，與懸掛半空中的芭蕉串，偶而還會有一兩隻黑色或黃色的狗親切的跟在你身旁。

在鄉間，往往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一些貓狗打架的小事，就可以讓村民們非常的快樂，生活中充滿了生氣。

這些涼亭與入口意象以及庭園與村莊的綠化，均是本研究室於2000年時在李玉燕女士帶領號召下，由張仲良學長駐地指導完成的，雖然村景已顯現了自然與生態的風貌，然一幢幢了無生氣的鐵皮屋與殘破失修的傳統木屋，以及造型呆滯的方塊型水泥房子，讓這處渾然天成的鄒族居住環境，被破壞了大半。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協助茶山村民做住宅景觀的改善與美化，試圖恢復這世外桃源的美麗人居環境。

失了原味的茶山聚落

茶山村這個位在山腰平原上的鄒族部落，早期依山而建逐水而居，除部落中心人居較多外，其他房舍圍繞了山邊與山頂，形



涼亭內掛滿蝸牛殼，作為裝飾。

成散村分佈的配置型態。

走進這塊位居阿里山公路旁約40分鐘車程的部落，已見不著原住民居住的空間特質與建築風貌，一如漢人興建的水泥或鐵皮街商店住家緊臨道路兩旁，獨幢的住宅，也多以混凝土外貼磁磚為上品，城市化的住房文化及思潮早已不知何時進入了茶山部落，照抄照搬的都市型建物成了建設的主流。

一些歷盡滄桑的古厝及木屋偶見於群山峻嶺中，文獻中見著的傳統鄒族家屋—茅草屋頂的房舍，當然見不到一幢，即使一個附屬建物如車庫、工棚…也都披上了現代化的外衣—帆布或鐵皮，而未以茅草施作。

就聚落建築景觀來說，嗅不到一絲鄒族的氣氛，幾乎全部的傳統住屋的風格在茶山村中已消失殆盡，是時空環境的改變或人為的因素使其消失了？為何傳統住房的建築符號，今天茶山住民不再將其做為新家屋的造型元素，其實居住習慣、生活方式、建築材料、觀念認知、心理因素……等經過時空的淘洗篩選，今日居住的茶山村民早已與他們的祖先不一樣了，傳統住居、文化必需有所損益，才能適合今天茶山村民新生活的需求。一味的去模仿傳統鄒族家屋的建築框架，是會模糊了建築空間在現代生活中的真面目。

具體的說，建築條件與社會發展是相呼應的，當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觀出現時，新的住宅空間及建築風貌就產生了，傳統的住房觀念及建築型態就不再具有生命力了，而走入了歷史。



老舊的「編竹夾泥牆」，是茶山村的傳統建築。

保留外觀並整修維持原貌，作為茶山村建築文化的景點。

照」，另外土地又隨著土地劃分的科目分為可建與不可建等等。繁雜的法令與行政手續對於不懂這些法令與程序的村民來說，村落發展已成為原住民深感棘手的問題，加上申請手續的費用對收入不豐的原住民來說，更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因此財力不足的原住民家庭只好冒著房屋被拆的危險，搭建廉價又

傳統走過的山中歲月

茶山村的傳統鄒族原型住屋早已消失，現今僅存的傳統屋舍是少數仍擁有古構法痕跡的編竹夾泥牆的工法所興建，他們運用實木立架，在木構架之間的壁體則是使用竹編與泥土混合搭築而成，雖年代久遠，泥土多處剝落，不過仍能整修保存，這雖不是鄒族的家屋原型，但在茶山村建築歷史上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證歷程，並可供後人學習前人的工匠技法。

另外，魚鱗板外牆的木造建築也有數戶，據推估應為仿日式住宅所建，其外牆、屋頂及雨庇已因年代久遠失修，而呈老化之感，然屋內樑柱仍堪使用，在經濟、文化等考量因素下，本研究室建議保留更新，留下歷史歲月的見證。這些碩果僅存的房子雖已老舊，卻是茶山村住宅文化面必須保存的標的物；我們希望藉助這批「中古屋」加深居民及觀光客對山村建築文化歷程的瞭解，也做為茶山村發展觀光產業的文化資財。

鐵皮屋下的無奈與嘆息

早年的山地鄉聚落，原住民沒有建管法令的約束，村落建築的發展與座落，多靠頭目及長老們的安排與村民的協議認可，建在屬於自己部落的土地上，視人口多寡、住宅需求量而形成聚落；但是隨著漢人的統治與法令的訂定，自然的村落發展受到了制約，昔日的聚落成長及營建模式，今日成了違建，加上山坡地建築要申請「山坡地開發許可」，然後還要再申請「雜項執照」、「建築執

照」，另外土地又隨著土地劃分的科目分為可建與不可建等等。繁雜的法令與行政手續對於不懂這些法令與程序的村民來說，村落發展已成為原住民深感棘手的問題，加上申請手續的費用對收入不豐的原住民來說，更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因此財力不足的原住民家庭只好冒著房屋被拆的危險，搭建廉價又簡易的鐵殼屋做為臨時棲身之所，這些成群林立在青山綠水間的鐵皮屋，今日已成了另類的山地建築文化，不僅傳統山地建築文化漸被取而代之，原住民區興建家屋的無奈與悲哀，也在此顯現無遺。

在光陰蹉跎下，這些鐵皮屋雖不合法，但許多也矗立了一、二十年，也因為它們的出現，攪亂了整座山村社區的建築景觀。

土地與經濟因素造成的亂建

追求建築的實用性與因應屋主的經濟能力造屋，是今天茶山村解決居住問題的方式。蓋房子的土地問題今天困擾著當地的居民，進行土地的分割、繼承甚或新建地的建設等程序，對久居山林的原住民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不懂法令手續，無錢無力進行行政申請工作，加上經濟條件不是很好，因此一些看似過度時期，應用廉價建材興建的臨時住宅在聚落中不難尋獲，他們以鐵皮、石棉瓦、塑膠浪板、黑色油毛等搭建一間棲身之所或擋風遮雨的置物棚。

這些房舍有許多均未經過建管申請程序，因陋就簡的搭建，萬一遭到拆除，損失也不大。這種因循苟且的營造及管理方式散見台灣各山地鄉，並非茶山村的專利。

鋼筋混凝土住宅的新興趨勢

都市型的建築型式及材料一直是鄉下人模仿的對象，猶如工業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及做法，一直是開發中國家樂於學習仿做的道理一樣。其實由於立地條件、經濟條件、交通條件，以及人文素養、使用

習慣等諸多因素的不同，使得許多山地住宅建築無法也不應照都市版翻樣照建。

茶山的村民們如今多拋棄了先民環保、自然、永續、經濟的造屋理念，追求時髦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築文化，一幢幢R.C.造的平頂住宅矗立原鄉田野中，於是以前簡單工法興建、比例失調、造型呆滯、與環境不調和、與歷史文化無淵源的住房，比比皆是。這一波新住宅建設潮流也正大量替代著原住民傳統的山居家屋。

有錢的住戶或由山下移居的漢人，他們多會以混凝土興建房舍，平屋頂，搭配灰白方型的平面與立面，偶而屋頂上還札著幾根裸露的鋼筋柱，以備未來加建之用，千篇一律的都市建築外觀造型與色彩，加上屋頂上的一些違規使用，使得新一代的住宅建築也墜入了失控發展的無奈，滿山遍野均見這種速食的現代建築技法掃過的痕跡。

雜亂失序的新舊建築景觀發展

偶見的一些屋齡久遠的老建築，不是傾頹，就是年久失修已呈現出蒼老的外貌，這些屋主可能已遠走他“城”，尋求發展的新契機，也有的仍抱持著懷舊想法的老一代住民，從這些零散老舊住屋的外貌上，可見著歲月在部落所刻下的痕跡。

單幢建築造型設計除了機能性的考量外，偶見如遮陽雨庇或廊簷等造型元素外，其他藝術、文化、色彩、材質等細部的著墨，幾乎全無，加上左鄰右舍的房子參差錯落在山坡上或道路旁，舉目所及整體建築景觀，因為缺乏建築造型元素的統一，因此十分雜亂，加上傳統、現代與中古建築的外型語彙皆不相同，還有散落其間的一些臨時設施物如車棚、攤棚等，從路旁一眼望去，這種脫序發展的建築問題，我們研究室將在茶山「駐診」些時日，看看能否為茶山未來的建築風貌理出一點頭緒。

尷尬的建築更年期

住家是人類家居生活之所在，係提供



鐵皮搭蓋而成的原住民家屋。



經改善面材，加上玻璃屋及大面開口，改良通風對流效果，增加了鐵皮屋的舒適性。
(圖：王曉偉)



無規劃的聚落屋頂，破壞了山林之美。

屋主物質與精神層面的生活空間，其充分表現了居住者生活習性與文化之特質，建築物的配置、屬性、內部隔間，以迄外部使用之建材及工法，可說均不相同。

茶山村住家隨著經濟之改善及方法方式的都市化，家屋建築逐漸失去傳統風味與地方特質：堆得高高的茅草屋頂，加上低垂的屋簷，造型神秘又特殊的家屋已不知自何時起，悄悄被地方住民所遺棄，這些具有建築文化價值的住房因原住民祭儀、狩獵、農耕及炊事等點點滴滴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變，以及資訊與交通的發達，終讓其告別了這座阿里山的鄒族部落，加上年青的一代，大多遠離山林，進入都市求學與工作，對祖居山村的現代化渴望更加殷切，也帶回了更多的新觀念與引入了都市建設的思考模式。

然受限於山村經濟的條件低落，土地法令的管制，以及對文化的認和差異等因素，廉價的建材及粗糙的造屋手法取代了茅草屋



翠綠山巒對映茅草涼亭，美麗天成的茶山村。

而充斥著整座山林，凌亂的建築型態顯示了山地建築轉型期的尷尬。

不得不轉的必然性

當工作方式、生活型態以及社會結構與價值觀都面臨轉型時，家屋建築若由文化衍生的角度來看，它必然也不能獨外於這股時代的狂流中，如自給自足的山地部落的經濟體系瓦解了，商品化的農業經營已成了趨勢；家人同炊的時代也因家庭成員的飲食起居多樣化而崩解；傳統部落領袖的特權階級逐漸喪失，代之而起的是村長、鄉長與村民大會。

經不起歲月的沉澱，想在殘存的原住民傳統生活體系中，找尋傳統建築的使用空間及建築意象，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了。

原住民也沒有理由不該過現代化的生活，或融入當今的社會演化的巨輪中，因此茶山村的住房改善及新建，在保有鄒族的精神及當前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抖落那些累贅的建築文化包袱，重塑自己新的住居環境，讓老樹能再發新芽，才是正確的做法。更何況文化的價值不是用新舊來評斷，咀嚼了現代的養份之後用來延續傳統的菁華，傳統才能生生不息，建築不亦如此？

因此如何利用現代化之營建技術，針對茶山居民生活方式、價值觀及未來社區之發

展趨勢，重塑茶山聚落之建築新風貌，凸顯原住民住房之古今特質，並能略盡延續文化之力，成為我們此趟再訪阿里山茶山部落的主要目的。

建築上為傳統與現代找尋平衡點是建築設計者常企圖追尋的目標，然而社區的住房實質改善卻除此之外，還需能找到著力點與起始點，因此改善方法上的經濟誘因成為居民配合度良窳的重要因素，建築元素的挑選上也必需能符房舍老舊改善的目的，造型景觀需能塑造出村莊的整體美與新舊傳承之意象。

我們在村長的協助下挑選了36戶老舊不一的住房進行改善及設計的工作，我們認真思考了茶山部落的走向及建築的發展趨向，以做為建築更新的參考依據，這兩年來因觀光客的進入山區，民宿文化在社區的萌芽，生態建築觀念的興起，本土建築的省思，新建築的崛起，廉價建材的應用等，均應成為我們未來住房改善設計的依據。

茶山的村民熱情開朗，景觀優美自然，山泉水質清澈，還有清新的空氣，處處鳥語花香；這塊上天賜給鄒族的寶地，近年來在錯誤的現代化建設下，堆砌了過多的硬體公共建設，加上一些建管法令的不當，讓居民無奈的隨意搭建他們的棲身之所，形成了今天劣質的人造環境，若我們能將這些個人主義與人本主義下興建的住房及居住環境，進行改善成功，茶山村將會成為名符其實的世外桃源。